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4辑）
王晓勇◎主编

Yi wang Zhi Shu



遗 忘 之 书

夜 森 著

自然用不可抗拒的力量
重新雕塑着大地，
让亡者沉睡，让年轻人老去。
只有爱情永远在等待着，
来吧，快回来，在这片白桦林。

遗忘之书

◎ 夜 森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忘之书 / 夜森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8.4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第4辑)
ISBN 978-7-5526-3190-6

I. ①遗… II. ①夜…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0853 号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4辑)·遗忘之书

作 者	夜 森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苗梁婕 孙秀秀
责任校对	朱璐艳 李 强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84 千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190-6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0574-87582215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4辑)编委会

顾 问 郁伟年

主 任 王晓勇

副主任 韩利诚

主 编 王晓勇

编 委 何 微 施孝峰 赵柏田

荣 荣 冯国祥

目 录

杀人者	1
鱼刺	24
遗忘之书	39
孤独症	59
下沙	72
过年杀	86
白夜信使	95
丁香子夏	111
雪国境线	135
她的城	166
西行	184
捕萤者	202

杀人者

李夏每次想起初三那年，最先被唤醒的记忆是樟树开花时甜蜜而腐烂的香味。在暮春的暖风中，那香味绵绵密密，铺天盖地。站在学校围墙边的大樟树下，乔奇问李夏，抽烟吗？李夏回答，抽。乔奇从口袋里摸出烟来，递了一根给李夏。李夏一眼看清楚，那不是校门口小店拆散了一根根零卖给学生的便宜货，而是一整包的中华烟，质感十足的金红色外壳，防伪标记在阳光下反射出一道虹光。他尽可能佯装随随便便地接了过来，叼在嘴上，看乔奇没有摸出打火机的意思，于是用两根手指夹着烟，垂下手在运动裤上蹭了蹭。

乔奇比李夏高出半个头，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货真价实的皮夹克，虽然太大了，肩膀线垂到了手臂上。短发，一双蝌蚪眼，眼珠油黑发亮，嘴唇上方冒着一层短短的胡楂。他初中没读完去社会上混，惹了点祸，一个月前刚刚被家人托关系送进李夏的班级插读。乔奇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桌，上课爱听不听，作业爱做不做。考试的时候，他把椅子往后挪开，跷起二郎腿侧身而坐，以老鸟的泰然斜睨着班里其他奋笔疾书的菜鸟。他的酷是同学一致公认的。

“你来不来？”乔奇问。他直接问，不解释。如果别人问什么事，他就会说，哦，那算了。李夏说：“来，什么时候？”乔奇说：“还没定，先问问你，要是来，到时我叫你。”李夏说：“来，一定来。”乔奇点了点头，晃着肩膀走开了。

樟树在他身上投下斑驳不定的阴影。远处是教学楼,高高悬挂着“明德正行,博学多能”八个大字。

在学校,老师从来不找乔奇麻烦。乔奇也很识相,从不在学校里找麻烦。据说乔奇的舅舅是这座小城里有名的黑帮头子,叫小龙。小龙十多岁起就频繁出入监狱。人们盛传他的逸事,说进了牢房,他总是冷冷一笑说,老子上次钉墙上那根钉子,是哪个王八蛋给拔了?由此在监狱里立威。小龙一条腿有点瘸,本地称腿瘸的人叫“拐子”,江湖人称他为“拐子小龙”。他的腿是怎么瘸的,说法不一,有的说他得过小儿麻痹症,从小就瘸。有的说是警察抓他时下黑手,故意一枪打在他腿上。有的说是和别的帮派打架,他废了人家一只眼睛,人家断了他一条腿。不管怎样,在这座无名小城里,他以讲义气和手下兄弟多著称。乔奇有这么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舅舅罩着,校里校外自然无人敢惹。

李夏对拐子小龙神往已久,只恨没能见上一面。乔奇那次递烟,李夏惴惴然之余,很是窃喜,琢磨着什么时候和乔奇混熟了,让他带自己去见见拐子小龙。上课的时候,李夏把脸藏在立起的课本后面,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才能见到小龙,说什么才能显得不傻气。

然而那天之后,乔奇就没再来找李夏。乔奇平常就不怎么说话,别人在教室里扎堆聊天的时候,他会在一边冷冷地笑着,偶尔从鼻孔里哼一声。他一哼,班级里就会有种谜一般的气氛。有时候李夏想方设法跟他搭话,他也只是咧咧嘴,不搭他的话茬儿。那根烟李夏没舍得抽,一直放在书包的夹层里,偶尔拿在手里掂量掂量,拿到鼻端闻一闻那刺鼻的焦香。一天天过去,它被逐渐压扁扭曲,像个干瘪的惊叹号。

樟树在开花。樟树的花香,早晨你很难觉察到,因为一整条街都被油饼煎饺牛肉面的香味所统御;傍晚你也不太可能去留意,因为路边密密匝匝的小摊和下班拥挤的人群组成一条缓缓涌动的浊流,污水和厕所的气

味笼罩了整条街道。只有在午后,阳光照在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面上,藏在树叶中间那无数细小的嫩黄色小花释放出威力强大的“生化武器”,使整条街道都沉浸在迷梦般的香雾中。

香雾涌上街的时候,开快餐店的拉上了玻璃门,扯过毯子准备睡午觉。开服装店的打着盹,电视里放着一百五十集的台湾伦理苦情剧。路人百无聊赖地走过,自行车弯弯曲曲地碾过。远处工地仿佛有咚咚的打桩声,不规则地闷响着。

被花香驱赶着,街上的闲人慢慢汇聚到拐子小龙的赌场里。拐子小龙在城里有好多处隐蔽的赌场,本人从不露面,只辗转叫人看着。其中一处就在李夏奶奶家隔壁。十来平方米的矮平房,没有窗户,黑漆漆的房梁上垂着灰尘吊子,白炽灯日夜亮着,照着一张破旧的牌九桌。椅子只有八把,站着的人却有十来个。有人坐下,有人起来,有人晃出门,有人又挤进来。从午后到凌晨,三三两两,络绎不绝。赌客三教九流,有做买卖的,有开收割机的,有修路造厂被占了田地得了三两万赔款的。当然也有打工的,发了工资,来碰碰手气。放高利贷的女人身上揣着包,缩在角落里嗑着瓜子聊天。看热闹的人说说笑笑,谁赢了就起哄要抽头钱。过了午夜,下注的钱渐渐变厚,砸下去有闷而钝的响声,说闲话的声音却空落下来。只有摊牌的时候,十几个喉咙里会同时憋出一声低吼。香烟的烟气在屋顶氤氲,给灯光蒙上了一层瓷蓝色。赌徒脸上的肉也是瓷的、硬的,眼珠深陷在眼窝里间或一轮,从眼角翻出一刃钝光来。

赌这么大,派出所都是上供了的。上供归上供,有人报警,警车少不得要例行公事来走一趟,所以赌场门口总要有几个把门望风的。干这种事,十几岁的男孩最合适。赌场一开张,李夏就跑去找看场子的大个海,说想替他们望风。

大个海按着李夏的脑袋把他压成一个弯腰拱背的姿势,一双大手扳过他的肩膀把他撵出了门,喝道:“滚一边去,小屁孩子,你来望风?你奶奶

还不戳着我的脑门骂我家祖宗十八辈！”

李夏铩羽而归，只好背上书包继续去上学。每天进进出出，眼巴巴看着那两个和他差不多大的辍学少年姿势娴熟地叼着烟，在开满花的樟树下玩俄罗斯方块。

“你们见过小龙哥吗？”李夏问。

“谁？”一个少年说。

“小龙哥，”李夏说，“就是他们说的——拐子小龙。”

一个少年说：“见过，怎么着？”

“他长什么样？”

两个望风的互相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说：“大个子，比大个海还高半个头。一身肌肉，长头发，大眼睛，很厉害的。”

李夏想，这和大个海说的可不一样，大个海说小龙和他差不多高，人很瘦，脸上有一道刀疤，一看就不是能惹的主。

“小龙背上有文身。”另一个望风的说，他抖着腿，手指抠着牛仔裤膝盖上的破洞。

“什么文身？”

“当然是一条青龙了，不然怎么叫小龙呢？”那少年说着，嘿嘿笑了起来，牛仔裤上的破洞在笑声中一抖一抖的。

“你们在哪见到他的？”

两个少年又互相对视了一眼：“问这干吗？”

“没事，随便问问。小龙的外甥跟我是同学，乔奇，听说过吗？我好哥们，经常一块抽烟打架的。”李夏说。

两个少年不说话了，低头玩起了掌机。

李夏奶奶从赌场出来，老远冲李夏喊：“怎么坐马路牙子上，脏死了，都是灰，作业做完了吗？”

李夏奶奶年过五旬，但膀大腰圆，孔武有力，有一副劳动妇女的大嗓门。

“你管我呢。”李夏在两个望风少年的嬉笑声中抬起屁股拍了拍灰。

“小没良心的，我不管你谁管你？是你那死鬼爹，还是你那骚货妈？跟你说多少遍了，少往赌场里凑。赌这玩意儿能上手啊？一夜工夫能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你个小王八羔子，好好读你的书去吧。”

李夏反唇相讥：“我是小王八羔子，那您是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您自个天天混赌场里，还来管我？”

奶奶过来就揪李夏的耳朵：“长本事了，你奶奶我向来都是看看热闹，可从不糟践那冤枉钱。少在那儿臭贫，给我滚回家写作业去！”

李夏奶奶不赌钱，但这并不妨碍她没事拎把小板凳嗑着瓜子混在赌场里消磨时间。累了往街上遛一趟，赌场上谁输谁赢，输多少赢多少就顺着她那张嘴巴，从街头的烧饼铺子一直传到巷尾的小超市。在没有足够风流韵事和打架斗殴可供八卦的寂寂长日，这是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每日新闻。

和李夏奶奶一样不下注赌钱，却在赌场一站半个晚上的人不多，浩南是其中一个。

浩南三十岁出头，宽肩膀，高个子，身板结实，头发油腻，脸有横肉，看面相不是个善茬，但人却异常老实沉默。他不赌钱，也不跟人起哄抽头钱，总是把手揣在灰色夹克衫的兜里，被人推挤着挨着黏糊糊的水槽站着。因为个子高大，人们进进出出都会多看他几眼，偶尔大个海会招呼一声：“浩南，不上桌赌几手？”

浩南摇摇头，笑笑。

“浩南是老实人，不赌钱。”

“老实人？老实人老婆还跟人跑了啊！”

众人都笑了，经常坐庄的杀牛老大排开一列骨牌，笑道：“说起来，上两天还在街上看见张四眼呢。张四眼现如今可是人物了，西装皮鞋，开着

辆小车，穿得都有派了。有钱。”

杀牛老大是这张赌桌上的风云人物。两口子都赌，一个玩牌九，一个搓麻将。赢了亲亲热热，输了拿菜刀互砍。杀牛老大的女儿在南方大城市混，收入丰厚，至于做的什么行当，就不足为外人道了。每次杀牛老大两口子欠了累累赌债，都靠女儿拿钱来还。

“有钱了不起啊？那张四眼有个屁本事，还不是靠着他爹。”

“有爹靠就是好。你看张四眼和浩南，当年在厂里也没啥差别吧。如今下了岗散了伙，人家眨眼把公家的变成私家的，当上老板了。”

“顺带着，连兄弟的老婆都拐了。”

人们不约而同都笑了，笑声中夹杂着几声不咸不淡的咳嗽。

杀牛老大又说：“浩南，这事儿也亏得是你，要换我，我可咽不下这口气。那张四眼算是个什么东西？细胳膊瘦腿的矮冬瓜，你浩南哥伸个胳膊，就能把他打废喽。”

“别瞎撺掇，浩南不是这种人。”有人在角落里说，是李夏奶奶的声音。

“哎，我说浩南，你他妈天天在工地累死累活，不赌不嫖的，赚钱给谁花？”

“赌是不赌，嫖不嫖就难说了。不然怎么老看见浩南在洗头房门口转悠呢？”

众人都笑了，浩南也笑，脸上的横肉挂不住那么多笑，垂下来差不多成了求饶。逼仄的小屋子里，他跟座山似的杵着，粗壮的胳膊腿和满身的肌肉都显得碍手碍脚。搭讪着又站了一会儿，才满脸抱歉地蹭了出去。

人一走，赌桌边突然安静下来了，像一口气吐完了续不起来，只听到骨牌哗哗响着。

“我说杀牛的，嘴上积点德，别老挤兑老实人。”李夏奶奶瓮声瓮气地说，“老实人要是被惹毛了，能杀人。”

杀牛老大攥着骰子冷笑：“不是我看不起他，他浩南要是敢杀人，我老大有天能被牛给顶死！”

杀牛老大如今已经不杀牛了。当年在小城里，他每宰一头牛都会引来许多人围观。杀牛老大生得粗蛮，大鼻子，头发用生发油从脑门往后梳，有点洋大人的气势。他的杀牛刀有五寸长，刀身黑沉沉的，刀锋处却磨得像新月一般闪亮。宰牛前往往要先用草绳把四条牛腿捆起来。杀牛老大从不用草绳，他总是先把牛拴在桩子上，提刀在牛的四个膝盖处各砍一刀。这四刀快准狠，几乎在眨眼间完成。牛一负痛倒地，他就一刀接一刀直捅牛心窝，血雾狂飙而出，喷得他红头赤脸。等血一放空，杀牛老大就开膛破肚把内脏掏空，又一刀一刀把牛肉卸下来，垒成血淋淋的一座肉山，最后只剩下一颗硕大的牛头和嶙峋的骨架。

杀牛老大每杀一回牛，这条街上的同情心就会洪水般泛滥一次，人们摇头叹息，直呼罪过。主妇们说起牛被杀前那凄凄惨惨的眼神，总会落几滴泪，一边把眼睛揉得红肿，一边提着菜篮拥上去挑拣冒着热气的牛肉，生怕慢了一步，被邻居捡了好。

自从政府规定菜牛要统一检疫宰杀之后，杀牛老大已经好久不杀牛了，他那把五寸长的杀牛刀一直挂在他家墙上，仿佛是某种往昔荣耀的见证。他那块磨刀石足有一个树桩那么大，一直搁在河边的大樟树下，渐渐成了公用品。李夏家菜刀或者剪子不利索了，奶奶都会打发李夏去河边磨一磨。河两岸的樟树都是上百年的大树，粗壮的枝干往河道中央倾斜，在空中连成翠绿的一片。河水常年都是绿的，树叶和菜帮子顺水缓缓流动。人们在河边洗菜洗衣服，夏天下河游泳。后来洗菜的人绝迹了，洗衣服的也少了。这一年夏天还没到来，奶奶已经对李夏下了通牒：敢到河里去要水，打断你的腿。夜晚到来时，只有河边的舞厅和卡拉OK厅传来工地打桩一般闷而沉的节拍声。洗头房洗脚坊粉红色的灯光透过樟树的缝隙，在水波荡漾中旖旎潋滟着。

李夏又闻到了樟树的香味。这一季的樟花香得邪乎，吸一口气，张一

张嘴,香味就会猛灌进去,淹进脑子里,让人浑身绵软无处着力,像溺水一般熏熏然地昏沉。李夏在半睡半醒中勉力睁大眼睛,只看见教语文的孙老师的嘴巴像鱼嘴般一开一合。孙老师年过三十,居然还没结婚,已经成为全城的笑话。兼之说话尖酸刻薄,学生私底下管她叫孙大炮。孙大炮三十岁之后明显发胖,皮肤却像牛奶一样光洁柔润,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像个新鲜剖出来的鱼鳃。

全班有十来个人没有交作业,被叫上讲台挨训的却只有李夏一个人。乔奇在教室后面跷着腿坐着,一双蝌蚪眼发着乌溜溜的光,有一下没一下地打量着李夏。李夏似乎闻到了那支烟的气味,一缕干燥的焦香,在这个溺水一般的下午,像个神秘的邀请。

那些人背地里管孙大炮叫什么来着?“老处女。”李夏咕哝了一声。

教室里突然安静了。转笔的人,埋头写字的人,偷看武侠小说的人都抬起头,目光聚焦到李夏脸上。李夏看了一眼乔奇,乔奇眯起眼睛笑了笑。

好一会儿,孙大炮才哑着嗓子问出声:“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李夏若无其事地抵赖。

“你说什么!你有种再说一遍?”

李夏还没回答,孙大炮就抓起书本劈头盖脸朝他猛攒过去。他本能地一矮身,本子斜着飞了出去,撞在墙上。孙大炮厉声喊道:“你给我滚出去!”

“滚就滚,老子还不想读了呢!”李夏三步并作两步走回座位,拎起书包往外走,身后响起一片赞赏的嘘声。刚出教室门,孙大炮就冲了过来,一把拽住了李夏的书包,说:“你去哪儿?”

“回家,怎么着?”

“回家?”孙大炮冷笑,“你爸死了,你妈改嫁了,你回哪门子家?你这种废物扔街上都没人捡,出了校门,等着去做流氓吧。”

阳台上垂着一只肥大的蜘蛛,在网上缓缓爬着。焦糖色的太阳像一张黏稠的蜘蛛网,糊在李夏脸上,扯不去,撕不掉。李夏脱口而出:“老子就爱

做流氓，老子做了流氓，第一个杀了你这没人要的老处女！”

孙大炮的嘴唇气得瑟瑟发抖：“好，你有种，跟我到校长办公室去，你把这话当着校长的面再说一遍……你站住！听见没有？你他妈给我站住！”

李夏下定决心不读书了，他要去找拐子小龙，求他收留自己做小弟。跟一群混混在一起，每天抽烟喝酒，去录像厅看三级片，吃饭不用付钱。等大哥招呼一声，就扛上刀子去砍人。他看中了开公共浴室那家的女孩，是个长得挺清秀的小哑巴，她每天坐在浴室门口收钱，身上散发着一股洗发水的香味。每次李夏去浴室洗澡，付钱的时候，女孩都会冲李夏甜甜一笑。李夏想，她不错，不说话不唠叨，长得也清纯。以后成了我的女人，谁要敢欺负她，我就揍死他。

李夏关于做流氓的幻想和快感在他翻过学校的围墙时达到了顶峰。接下来的一整天，他都在街上晃悠，想寻找拐子小龙的行踪。他在游戏厅玩了一会儿小钢珠，花一块钱吃了碗馄饨，又花三块钱去录像厅看了一部香港片。黑漆漆的录像厅里只有影影绰绰三四个人，李夏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被人叫醒时录像已经放完。他轻一脚重一脚地走出录像厅，西斜的太阳正照在人家的墙头上。墙下晒着衣服被褥和小孩的尿布，一扇木窗在风中半开半合。一条狗从巷子里蹿出来，冲着李夏狂吠。

李夏逃学那天傍晚，人们看见浩南重新出现在赌场里。他悄悄蹑进门，在人群后拣了个不碍事的地方站着。大个海特别热情，招呼道：“浩南，不上桌赌几手？”浩南笑笑，不说话。人们照例不咸不淡地取笑了几句。杀牛老大这天手气不好，已经输上了脸，冷笑道：“怎么，浩南，没钱啊？没钱回家待着，上赌场干吗来了？碍手碍脚，闲的吧！”

这话说出格了，没人接，也没人笑。浩南变了脸，攥紧了口袋里刚领的工钱。刚好有人起身离开，扯了一把浩南的袖子，说：“坐。”浩南顺势拉过那把椅子坐了下来。人一坐定，就把一摞钱按上了桌。李夏奶奶说：“浩南

今儿也上手了？”

浩南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手，说：“试试手气。”

很多人都会在摸牌前如此造作一番。浩南是第一次，语气也好，姿势也好，把握不住那分寸，一不小心就过了头，显出几分可笑。旁人笑笑，分牌。

生手摸大牌，浩南手气特别顺，十庄有八庄在赢钱。人赢钱的时候，脸上是会冒光的，浩南的脸就在冒着光和热气。众人的恭维声一阵接一阵，抽头钱的手从四面八方向他伸过去。他的喉咙粗放了起来，甩出去的话带着劲道，摸牌的动作渐渐娴熟得像做体操。不到一个钟头，浩南已经赢了八千。他捡出两张百元大钞，塞到李夏奶奶手里。他的手热烘烘的，像捏着一把火。

杀牛老大一路输，终于败着一张脸，拖开椅子走了出去。

“老大，这么早就歇手了？”有人问。

“歇了，妈的，烂了手的，鬼摸头了。”

人们都在笑，赢钱的在笑，输钱的想到有人比自己输得多，也在笑。

“靠女儿当婊子赚钱，得意个什么劲儿？”见杀牛老大没影了，有人说。

“杀牛宰猪这种事，都是伤阴鹭的，能有好报吗？”

“这条街就数他那张嘴最坏。”

一屋子的人突然间就同仇敌忾起来。

浩南被人簇拥着坐在上风位置。人身上的肉气油气热气涌上来，像一池混浊而温热的水，让人不自觉地迷糊起来。桌上的牌聚拢拨散，辗转挪移，仿佛一个无序变化的乾坤。他赢了，他输了，输了，又赢了。然后开始猛输，一直输，一直输，连续十几庄都输。输到坐不住要起身了，有人喊，浩南，别走啊，下一注说不定就赢了。果然冷不丁赢了一庄，于是继续赌，继续输。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浩南，看着他面前的钱。赚头早就输没了，工钱也搭进去输光了。人粘在椅子上离不了桌，放高利贷的算准了时机，塞过一沓钱来。

按规矩，借五千，给四千，一千算是利息。三天不还，利息往上轮。借来的钱输光了，又借，输光了，又借，数字积累起来，有一长串让人心惊肉跳的零。他们说，浩南，赌钱就图个痛快，不然赌什么？他们说，浩南，算了，算了。他们说，浩南，怕什么，赌钱总是有来有回的，下一把就回来了也说不定。他们说，浩南，稳住，稳住。最后一把钱也输光了，放高利贷的看出他气数已尽，说，借完了，没了。浩南猛地一掌拍在赌桌上，震得骨牌全跳了起来。十来张面孔黑森森地环绕着他，他忽然不认识他们了，一个都不认识了，只有那一双双眼睛，瓷的，硬的，从眼角翻出一刃钝光来。

就在这时，外面把门望风的小子喊了一声：条子来了！

人群“轰”的一声四散开来，争先恐后地往外涌，椅子倒了，桌子翻了，前后门几乎被挤垮。清寒的凌晨，风中吹来樟树糜烂的花香。灯早就灭了，皓皓的月光从门外照进来，浩南一动不动坐在原地，地上吊着一团模糊的黑影。花香月色中，是一尊肉塑的雕像。

乔奇说：“你知道欠高利贷不还的人会怎么样吗？”

“会怎么样？”李夏明知故问。

乔奇并手成刀形，在空中比画了一下，一下劈在李夏手臂上。有点痛，李夏没吱声。

他们坐在大樟树的树杈上，居高临下看着学校里来来往往的人。香樟树的花不时被风吹落，撒了他们一头一身。乔奇问：“你来吗？”李夏说：“来，什么时候？”乔奇说：“后天晚上。”

李夏的脸痒痒的，伸手去拂，却是一只垂下来的小蜘蛛，在看不见的丝线上晃荡着。李夏把手往树上擦，蜘蛛细软的八爪趁机攀上了树干，灵巧地往前爬。李夏问：“还有谁？”乔奇说：“我和你，还有我两个兄弟。”李夏问：“带家伙吗？”乔奇说：“随便。”李夏顿了顿，还是问了：“……你舅舅知道吗？”

“干吗让他知道？”乔奇一双蝌蚪眼，黝黑的眼珠在眼白中央游了游，“你不用怕，我罩着你。”

“我怕什么？”李夏的脸有点热，装作专心看蜘蛛的样子。那蜘蛛却七缠八绕，在凹凸不平的树皮中隐匿不见了。风轻轻吹着，乔奇咧咧嘴：“不怕就好。”双手一撑，沿着树干滑了下去，晃着肩膀走了。

李夏的视线向前延伸，好像约好了似的，他看见孙大炮抱着一摞书站在教学楼前，身上的连衣裙白得耀眼，像个半浮半悬的白气球。李夏下意识转过头，感到眼睛被阳光狠狠灼了一下，眼前出现了一块蜘蛛状的红斑。

李夏去河边磨刀。刀子擦过磨刀石时的声音，开始有些杂而刺耳，渐渐变得清晰而爽利，嚓地一下，嚓地一下，凭听觉就能感知到锋刃的锐利。

远处传来工地打桩的声音，单调而沉重，一直打进地的腹腔里。李夏抬起头，看见浩南拖着脚步走了过来。才半个月工夫，浩南整个人都瘦脱了形，两颊起了层层褶皱，过长的头发耷拉在脑后，肩胛骨像牛一样耸起。他在磨刀石边蹲下来，手指在口袋里掏了掏，掏出了一个干瘪的烟壳，抖落出一根烟来。李夏说，也给我一根。浩南看了看李夏，把手里那根递了过去，又从烟壳里抖出剩余的一根，用打火机点上。李夏把脑袋凑过去，就着他的手点燃了烟。

好一会儿，他们就在树荫下抽烟。李夏第一次抽，还没学会过肺，只是在嘴里含了含再吐出来。烟雾在深深浅浅的日影中弥漫，幻化成淡蓝色的一团。浩南蹲着，一口一口吐着烟，像头反刍的兽。

“刀借我两天，”浩南说，“我去杀个人。”

李夏“啊”了一声。

“我要去找小龙。我在他的赌场出的事，他得帮我主持公道。这事要是结了，往后他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要是肯，我就杀了他。”浩南的目光迷离，与其说是讲给李夏听，不如说是讲给自己听。